

■对话

文章日常 作而不述

■胡竹峰 李宁

人生从逍遥游开始,到雨季结束

李宁:竹峰好,祝贺新书《雪下了一夜》出版!这本散文集最吸引人的,首先是内文各个篇章的题目《逍遥游》《登楼赋》《桃花源记》《滕王阁序》《岳阳楼记》《荷塘月色》《故都的秋》等24篇的题目出自古今经典篇目,如今都有一个胡竹峰版,这在当代散文写作里是少有的。当初怎么想到写这么一本书?

胡竹峰:谢谢李宁兄。新书一本本,岁月不饶人啊。实在是无心插柳。文章好写,标题难寻,不知不觉写了几篇古人问题。写到快20篇的时候,觉得可以成这本小册子。巧合的是,写完,居然是24篇,暗合了司空图《二十四诗品》。每篇文章隐约有主旨,也有其他的想法。其实可以整体来看这本集子,主题是人生从逍遥游开始,到雨季结束,这也是我的一个体悟。

李宁:书名《雪下了一夜》,收录了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湖心亭看雪》《雪赋》,你之前还有本书叫《雪天的书》,“雪”这个意象在你文章中频率算很高了,为什么喜欢“雪”?

胡竹峰:现在回想起故乡,最怀念雪景,说不来是不是乡愁,但首先是美。雪有种韵味,掩盖了一切,虽然终究会融化,一场雪仿佛就是人生。所以历朝历代的人不断写雪,文章诗词里写,小说也写。对雪的喜悦,或许是对空的执著,也是一种迷恋吧。《红楼梦》不是说,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,雪里有色与空的关系。

李宁:这也真是印证了陆放翁“文章本天成,妙手偶得之”之感。希望下次能再偶得一个胡竹峰版的《文心雕龙》来。

胡竹峰:《文心雕龙》玄之又玄,我当然喜欢,那类写作,心向往之。

李宁:提一个比较不讨喜的问题,有没有哪篇文章是你更偏爱一些的?为什么?

胡竹峰:这个问题答不了。创作时有个愿望,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情节、细节、感知,甚至是观点。限于才能学养,显然很难,但心里是这么想的。每本书如此,每篇文章也是。大致来说,这24篇是各不相同的,分别注入了当时的感情和思想以及个性。从文章丰富性上来说,《逍遥游》《枯树赋》《小园赋》《一觉》几篇好一些。但文章能写出单薄之美、简洁之美、素淡之美,也是很好的。

下笔放荡一些才有好看的面

李宁:你文中引虞名语,说中国文章以六朝人最不可及,因为他们是乱写的。周氏兄弟亦重六朝文章。粗略统计,全书同题者,战国三,两汉魏晋南北朝四,唐宋各四,明清各一,民国六,当代一。这似乎也能看出你对年代的一种偏重。是这样吗?

胡竹峰:被你看出来了。元朝没有像样的名篇,张岱的《湖心亭看雪》在明人里可以坐头把交椅。元朝清朝人到底太拘谨,下笔放荡一些才有好看的面。

李宁:《雪下了一夜》一文算是楔子,书的正文全部与古人问题,你专门撰文《释名》,阐发你对名篇的理解。《后记》提到了“与古为徒”,为什么没有用书名?

胡竹峰:如果这本书有读者,希望他们不是匆匆一阅。《释名》是纲领,释文名,与内文互动。《雪下了一夜》也是释名,释书之名。“与古为徒”四个字近来被人用多了,很多人写书法,好谈与古为徒,那我让一让,让他们先与古为徒,我来感受一下雪下了一夜。

李宁:书中《自叙帖》一文,与唐代书法家怀素的名作同名,结构却有点类似宋人蒋捷的词作《虞美人·听雨》,弱冠、而立、不惑,三段文字分别写于2007年、2015年和2021年,这篇文章能看出你文章和心境的变化,怎么会想到这么写?后面会不会再续作?

胡竹峰:会一直写下去,写知天命、耳顺,看我能活到多大年纪,希望可以写期颐篇。过去以为好文章要心胸要情怀要境界要趣味要机缘,如今觉得最重要的是好身体。

李宁:书中同题的《岳阳楼记》《醉翁亭记》和《沧浪亭记》,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这三篇是否在你心中也有比较?

胡竹峰:实在文无第一,各美其美,美美与共。文辞论,我喜欢《沧浪亭记》,意味论,《醉翁亭记》更好,《岳阳楼记》的家国之思,如此坦荡如此浩瀚,有青铜黄金的色泽。

李宁:你提到《沧浪亭记》还有一个归有光版,评你“不能望苏文项背”。

胡竹峰:苏舜钦自己造园自己写《沧浪亭记》,有更多的投入,其中情味外人取代不了。归有光是文章大家,那篇同题到底应酬了,我喜欢他的《项脊轩志》《先妣事略》《寒花葬志》,写平常的人物,文笔轻淡,亲切而凄婉,让人心绪波动。

李宁:如堂翁文如小品,汪先生却是挂轴,我写的像手卷。有幸的是我们这些人还有故乡的野菜。野菜是土地的供给,有一个乡野的故乡,在少年时候可以见天地,是我们的福分。

胡竹峰:故乡不同,野菜近似;野菜近似,情绪有别。如堂翁文如小品,汪先生却是挂轴,我写的像手卷。有幸的是我们这些人还有故乡的野菜。野菜是土地的供给,有一个乡野的故乡,在少年时候可以见天地,是我们的福分。

李宁:看完全书,作为客居海南的人,对苏东坡更留心些。遗憾没有和他同题的文章,对他怎么评价,以后是否有机会补上?

胡竹峰:东坡有题跋说:“唐无文章,唯韩退之送李愿归谷序一篇而已,平生愿效此作一篇,每执笔辄罢,因自笑曰:不若且放,教退之独步。”苏东坡的前后《赤壁赋》独步天下,的确想效此作一篇,也执笔辄罢。苏东坡对韩愈是手下留情,我则力不能至、才不能至、学不能至。那是永远不可及的梦啊。

李宁:未涉及的名篇还有不少,以后是否有第二本这样的作品?

胡竹峰:不喜欢重复自己,老调重弹,令人生厌啊。这次是一个尝试,以后不会再出这种书。

时间让一切打回原形

李宁:你在《后记》中说:“向来下笔不过自家欢喜自家沉迷的陈年旧梦。不求落墨字字古意,至少有点古典的气味古典的氛围”,这是你一贯之坚持,在文学上“通古今之变”的努力,在这个越来越科幻的时代更显得难能可贵,这种审美和文学观念是怎么形成的?

胡竹峰:古汉语的韵绵延几千年,五四时候一刀切了。白话文当然好,倘或一点点旧味,能让文章多些风致,所以每每下笔承接了文言文的韵。另外希望文学有些传承,前能见古人,后能见来者。有人写作完全投进时代,有人只是自说自话,我都做不到。设想古人复活,会如何面对当下的经验?古文传统中因袭下来的那些规范,有多少能用?

我们这代人,不敢谈文章的教化了,不知道是这代人的狡猾还是什么。

文章是留给自己的一点体己,有我的知识、趣味,甚至是操守、信仰,这个不能没有。人活到一定时候,快乐是很少的,当然,不快乐也是很少的,文章可以保留最深的自我。在我这里,没有自我,无从文章。

李宁:“文章飘飘欲仙,出乎生活之外”是你的追求,但你是个勤奋的写作者。不但勤奋,还特别有规划。谈谈这些年你的写作和出版,还有未来一段时间的写作计划吧。

胡竹峰:差不多就是文章生活,文章是我日常的一部分,也是与世界最深的联系与交往。很多书的写作,绵延十几年了。木心说没有纲领,无法生活。那么,没有纲领,无法艺术。尽管写作总是随意的,到底也需要一些刻意。我还想写书法、绘画的随笔,还想写一点点鸟兽虫鱼的随笔。

李宁:李敬泽老师说你写这本书,也不过把不敢做的事,做成了该做能做的事。以古人之风写今日万千,是难事是方向。这种方向,我觉得不但是一个人的方向,或许也是当代散文创作的一种看法?你怎么看,或者说你对当代的散文创作有什么看法?

胡竹峰:这话我不敢说,只缘身在此山中,当下的好就好在各有方向,只是写文章的人的心思还是坦荡一些好,我害怕文字里有戾气。文章是各走各道,各修各业,最怕业障太深,过三五十回头,或许潮水落下去,能看见顽石一角。很多事都不重要,时间让一切打回原形。

文字最要紧的是性情是经历是趣味是知识

李宁:如果把书分为“有用”和“无用”两种,你的书属于哪一类呢?

胡竹峰:有用是无用,无用是有用。《养鸡手册》《汽车修理》有用,但对我就无用。《世说新语》《儒林外史》虽无用,对我却有用。有人早说过,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,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,生活才觉得有意思。看夕阳,看秋月,看花,听雨,闻香,喝不求解渴的酒,吃不求饱的点心,都是生活上必要的——虽然是无用的装点,而且是愈历练愈好。我希望写有用的书,更希望写无用的书。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啊。

前几天下雨,见晚明祁宏吉,清廷召令为官,他不去,自沉自家水塘里。被发现时,正衽垂手而坐,水才过头,衣冠俨然,须发无丝毫纷乱,面有笑容。早就在心里做出殉节的决定,但生活中他还是动工搬石头盖房子,穿戴整齐去山中游玩,在后花园里栽种竹子。按照一般的逻辑,都要自杀了,还做那些无用的事做什么。但对某些人而言,有生之年,有些事情不会变易更改。

有用无用的话题其实很沉重。回老家村里,在田野张望,山川没有什么改变,童年时候认识的老人全都不在了,当年的年轻人已一脸风霜。人生一世又一世多少代。我们这些人,文章写出来,发表,刊布出去,为世间留下了一点文气,不管有用还是无用,知道能尽的那份人事是什么,去做就是了。

李宁:时代潮流浩浩荡荡,你的文字似乎在试图挽留过去,从你第一本书《空杯集》到现在这一本《雪下了一夜》,都一脉相承。这是力不从心的挽留,还是以退为进?

胡竹峰:没想过挽留,文字是我的记录,记录一时的心绪或者长久的想法。遣词作文在法度上来说,并非以退为进,而是一退再退,退无可退,坐在柱子边,大厅一角、某个凉亭、谁家屋檐、田间地头、篱笆角落解衣盘坐,击缶而歌。



胡竹峰,一九八四年生,安徽省作协副主席。出版有《雪天的书》《竹筒精神》《不知味集》《空杯集》《墨团花册》《胡竹峰散文自选集》《豆绿与美人霁》《旧味:中国古代饮食小札》《茶书》《民国腔调》《击缶歌》《雪下了一夜》等散文随笔集。曾获“孙理散文奖”“双年奖”“紫金人民文学奖之星”“散文之星”“奎虚图书奖”“刘德散文奖”“林语堂散文奖”“丰子恺散文奖”“滇池文学奖”“红豆文学奖”“广西文学”“年度优秀散文奖”。部分作品被翻译成日语、英语、俄语、意大利语等。

李宁:资讯简便,“闭门造书”并不难。你的《击缶歌》,还有这本《雪下了一夜》,字里行间多了风尘仆仆的气息,这种脚踏实地的寻访于你而言意义何在?

胡竹峰:让文字里多一些现场感。看了那么多,走了那么多,落笔成文的时候,个人影迹会浓一些。写作不一定要很文学,最要紧的是性情是经历是趣味是知识,是一个人的独特的自我。你看庄子、苏东坡、张岱这些人每一篇文章都有自己,

把小我摆进去才有性情才有面目。如果文字里没有自己,纵然辞章灿烂,跃然莲花,我也让它作废。《击缶歌》写了三年,我去了很多地方,大大小小看了十几场戏。《雪下了一夜》的时间跨度更长,我去过桃花源、滕王阁、永州、岳阳楼、醉翁亭、沧浪亭、昆明……这个过程让我触摸到古人的背景,也看见了不同背景的自己。

人生堪哀,但也不无甜蜜

李宁:最近几年你在散文写作上有哪些新的探索?

胡竹峰:写法上有一些想法与尝试。散文不过现代概念,中国是文章大国,我希望恢复文章的传统。这些年写了很多传统城堡里的文章,但也希望在古典文章的脉络里找到白话文的表达。有古典建筑背景,前方依然是现代广场。

按照过去的写法,发现散文承载不了复杂经验。不说每年每月,就我们每天会发生多少事?一个人的身上有太多的信息点。很多人说我古典,但毕竟生活在今天。如何让文章表达当下的一切?如何在复杂里抽丝剥茧?如何在单一中花团锦簇?让朴素奢华,让单薄厚实,让艳丽素净,虚虚实实,让奢华朴素,让厚实单薄,让素净艳丽。

散文底色是中国文章,有深厚的“文”的传统。现在写文章,不希望像古人,不管是明清小品还是六朝文章,都不希望像。但在写文章时,会幻想如果庄子、韩愈、柳宗元、苏东坡、鲁迅活过来了,他们见我,会如何下笔呢?从这个意义上说,《雪下了一夜》承担着我想探索的想法也寄托了复古的念头。

文章的道理很简单,达意、道事就好,韩愈回信给朋友说,惟陈言之务去,曷足乎其难哉。其实写文章可以不必陈言,关键看陈言摆放的位置如何?好文章的分寸感应该像当年宋玉邻家的那个楚国美人,增之一分则太长,减之一分则太短,着粉则太白,施朱则太赤。

李宁:你曾说文章写得很苦,到底苦在何处?如今回味,是否苦尽甘来?

胡竹峰:苦在无话可说。我觉得文章都是没话找话。这世上哪有那么多话,史前文明没有文字,不也是文明嘛。一杯茶、一口饭、一道菜、一台戏、一张画,吃了喝了看了就是,非要你说说三五千字,往往哑口无言。孔子他信而好古,就述而不作。人生不需要读那么多书,更不需要写那么多书。现在只有非写不可的时候我才会写。回头看自己,作而不述,也好,好在写出来了。

李宁:读书总是为了愉悦,你希望文字能给读者带来怎样的美妙体验?

胡竹峰:人活在世上,谁都难逃一个苦字。老家乡下有句俗话,说人头难顶。人生堪哀,但也不无甜蜜。就个人而言,阅读的体验是饮食、光影、旅行替代不了的。希望有缘读到我文章的人,有小小的一刹那的温煦,生出欢喜。



“茫茫白雪,林木疏落有致,像水墨画,又有文章的风致。辑得文稿,书名索性叫《雪下了一夜》,似乎也清隽,毕竟自然风味。”寥寥几语,颇有一点意味,听起来这是个随性自然、风姿自来的书名,但若一论,其里或许含蕴着胡竹峰文章的质地。

古人好看雪,亦常描摹,一场雪后,或是一场寂静,又或是一场热闹。《红楼梦》里芦雪庵联诗真热闹,独往湖心亭看雪的张岱则有“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”的幽沉,百余字的小品文,冲淡简练,字字珠玑。胡竹峰说:“于一泓清冷里看雪,静中开花,开的是心花。雪里庄严,心中怡悦悠然。”于是,这便也来到了书名的真意,“雪下了一夜,山林闲寂,有冰霜气骨玉精神。冰霜气骨玉精神是好文字的质地。”

熟知胡竹峰的人自然了解其文体的审美取向,也深知他对于“好文字”的讲求。何谓好文字?书中目录篇名早已告知一切,自庄子《逍遥游》《秋水》起,至宋玉《风赋》、王粲《登楼赋》、庾信《枯树赋》,再至王勃《滕王阁序》、柳宗元《永州八记》、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、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,倏而沿着张岱《湖心亭看雪》一路往废名《竹林的故事》、鲁迅《一觉》、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、郁达夫《故都的秋》、汪曾祺《昆明的雨》而去。不吝枚举这些篇名的因由,概因为,这本散文集的内容由此可见——胡竹峰以24篇经典作品为自己的文章赋名,“谈文化、说游历、写人事、叙掌故”;更因为它们指涉着他文章的实质——于文字中寻觅古今散文的血脉伏线,一言以蔽之,他目标所向,为汉语之美。

散文《中国文章》里,胡竹峰开宗明义,“汉语是优美的语言,这是屈原的语言,司马迁的语言,‘三曹’的语言,李杜的语

言,陆游的语言,苏东坡的语言,曹雪芹的语言。”此即是谓,他的散文审美追求,是由汉语写就的中国文章。这听起来像一句废话,但深究其义,自知这并不是一件易事。中国文章有悠远的古文传统,是中国文气的绵延,也是古人之风骨情怀的接续。“远古的先民睡了,松枝火把掩映下的木屋,忽明忽灭,巨大的静穆下,夜空如洗,只有笔划过的声音”,如何寻找到那支笔,真正地握住它,写下今日的“中国文章”?胡竹峰以一家之言,尝试作出一种解答,作家韩少功称其为“重建中国文章之审美传统的可贵立言”,或许正因为此。

行文至此,不得不正面抵达一个问题:胡竹峰于古典文章上的偏好。真正的好古者,莫不因此于此中能深入、有见解、有创造。《雪下了一夜》的24名篇里庄子占两席,《逍遥游》与《秋水》,前者物我皆忘,无己、无功、无名,无依而游于无穷,所谓“逍遥游”,后者则有“吾在天地之间,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”的小大之论、人识外物。胡竹峰说自己读庄子20余年,每每耽于言辞,不求甚解,“只作看客,不为解人,是我读《庄子》的秘法,不解处且不解”,他进一步强调,“庄子文章之妙,或正在解与不解之间。”事实上,他真的对《庄子》不甚解吗?或者说,他是

霜雪落纸 心澈澄明

■何 晶

否有意地处在“解与不解”之间呢?或许从他的一个阐释中可管窥一斑,“中国文章里有玄之又玄的东西,这是道家‘冲虚’要义决定的。老庄之前的文章,譬如甲骨文的卜辞与《尚书》《穆天子传》之类,一味写实,写实是中国笔墨的基础。‘道可道,非常道。名可名,非常名。’可以说是中国文章里第一次出现游戏笔法。写实与游戏,是中国文章的阴阳诀。”中国文章的玄妙之处,正在于此,而中国散文的古典传统也由此传统。“虚与实的结合让中国文章有了风致……风是风容,致是举止,好的文章,风容卓绝,举止从容。”以此来观24篇古典名篇,再看这本书,“此之谓也”的感叹油然而生。

胡竹峰好古,但倘若认定他是一个老夫子,那就大谬了。《雪下了一夜》里不少篇目涉及的关键词为“秋”。这与他的人生状态或许有关,“有了孩子之后,人生似乎一下子进入秋天,身体里的惊涛骇浪缓缓消退了,渐渐汇流成一泓秋水。”(《秋水》)也与他的审美偏好相关,“烟波渔舟、春华锦绣、松竹鹤鸟葱翠的树,苍郁鲜活,却难有空茫感,不如枯树感受至深。流水枯树里收存的是风雅是粗疏,是失意与得意,是春风与秋凉,是情霜与雪霜,是晨曦与晚霞,是过往是将来,有生有死,悲欢交

集。”(《枯树赋》)但其实,“秋”也是郁达夫所说的“无论在什么地方,秋天,总是好的”,“江南的秋色残留着淡淡的春夏意思……像偶然的六朝人物。塞外的秋,天空不见云彩,是纯净深邃的世界。大漠的秋,没有一片绿色……这些地方的秋天都很美,可是没有故都的秋来得厚朴,没有故都的秋之甘醇。”(《故都的秋》)秋不惟意味老暮,秋中有古意,秋的层次,高远、苍郁却也澄明、平和,这是中国文章的风致,也是当下生活的本真。

于是我们来到了结论,胡竹峰对古典的偏好通佳的仍然是现在与未来,所谓好古而不溺古。他于山川草木、瓜果虫鱼的当下生活的兴致或许比一般人来得更盛,笔下是生命情致的游戏、洞明。而他追求的文章气象也早已陈明,“盘根错节的文脉像山间河流,或蜿蜒曲折,或顺势直下,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消长相随……只要稍有间隙,文化之流又会不经意间乘天地灵气,激浪扬波,呈现出一派大江瀚海的浩荡景观。”

